

千古絕唱響名樓： 祝賀何與懷博士新書出版

為祝賀悉尼詩詞協會成立二十周年，該會顧問何與懷博士撰寫了《千古絕唱響名樓——悉尼吟壇評論集》一書，分別由澳洲文化出版社和美國東西出版集團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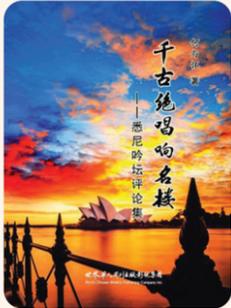
這部悉尼吟壇評論集共分四輯。開篇有澳大利亞南瀛出版基金鄭靜靜女士的賀詞。悉尼詩詞協會兩位顧問丘雲庵先生和岑子遙先生分別作序。附錄部分收有古典文學學者何丹尼大作《澳洲舊體詩時代新文論——讀何與懷〈千古絕唱響名樓——悉尼吟壇評論集〉劄記》。

在悉尼詩詞協會成立二十周年慶祝大會上，舉行了《千古絕唱響名樓——悉尼吟壇評論集》新書發佈會。

該會李振國會長撰詩祝賀：
悉尼文脈墨香稠，千古華章筆底收。
妙手裁雲分海色，清音漱玉動瀛洲。
南溟星聚豪情展，異域花繁雅韻流。
一卷新書堪萬古，八方麟鳳共歌謳。
尹鋒執行會長以及各副會長周偉強、丘偉芬、李作恒則次韻李會長賦詩。

尹鋒：
悉尼結社墨香稠，七載華章卷底收。
絕唱名樓驚海宇，歡聲雅韻動南洲。
文星卓爾豪情展，賦客飄然逸趣流。
何著長存傳後世，群賢畢至共歌謳。
周偉強：
綠水藍天歲月稠，唐風瀟灑意悠悠。
大儒彩筆抒高韻，博士錦箋譽碧洲。
每羨詩山群玉豔，猶看文苑百華優。
開騷七載同歡賀，潑墨揮毫共一秋。

丘偉芬：
拾錄風起歲閣稠，卅載文壇碩果收。
精煉華章生海宇，玉編經典譽南洲。
詩詞歌賦法波曲，騷客才賢萃萃樓。
墨染畫描花鏡鏡，長留星斗放天謳。
李作恒：
華章絕唱響名樓，廣韻新編醉眼收。
七載耕耘呈碩果，四方傳頌競風流。
青池瀝綠滋蘭畹，鐵板鎗金和鸞鳴。
正氣凌霄開畫卷，光搖鶴影舞南洲。



《千古絕唱響名樓——悉尼吟壇評論集》一書，分別由澳洲文化出版社和美國東西出版集團出版。

澳華新文苑

第1231期(B)

尋跡蘇東坡赤壁抒情懷

每個文學愛好者的心中不是駐著莎士比亞、維克多·雨果、就是駐著李杜白、魯迅或巴金，相信更多的人與我一樣，心中駐著灑脫孤傲的蘇東坡。在我心中也不乏其他文化名人，集古今中外，有些猶如昨夜星辰，早已黯然失色。唯獨蘇東坡這顆閃亮之星，卻能在我人生之途中保持著那抹亮色。

蘇軾身處士人的盛世，北宋文運昌隆，名儒輩出士人們入仕為官，身居廟堂，作為社會中堅，士大夫階層在政壇、文壇與藝壇都有著極強的話語權。他們心懷社稷民生，有兼濟天下的情懷，同時對注重自身修養，追求內在超越與精神自由也有著明確的要求。極盡文雅之書畫恰能調和此二者，成為士人們在苦讀求仕、王室軼掌與煩擾俗務之餘暫時抽身，尋得閒情樂趣最為有效的“良方”。

知悉湖北有文武赤壁之分頗有些時日了。武赤壁就是名垂史上的三國“赤壁之戰”，今在湖北赤壁。而文赤壁在武赤壁七百年後，距武赤壁約二百公里外，因北宋蘇東坡被貶在此作“一詞二賦”豪情萬丈的檄文而名垂天下。此一詞二賦道出了他的人生三重境界。一詞是《念奴嬌·赤壁懷古》，二賦是前後赤壁賦，三個作品寫在同一年：1082年。《念奴嬌·赤壁懷古》寫在7月初，前赤壁賦寫在7月中旬，後赤壁賦寫在10月中旬。他被貶黃州已經三年了，從烏台詩案的陰霾漸漸散去，這時他的心情還是落寞的。

文武赤壁現已為鄂北大地上的兩處著名歷史古跡，有“既生瑜、又（何）生亮”之玩味，它們之間卻少了那種嫉妒，是一文一武壁連雙珠之美譽，均為中外文人旅者趨之勝地。文赤壁，稱之為“東坡之赤壁”，區別於千軍萬馬大鏖戰的武赤壁。一個人的名勝古跡千年遺存，沒有前世的轟轟烈烈，依舊能令人記取而大放異彩，“東坡赤壁”正是如此。

尋跡蘇東坡歸餘納有二條線。一條是被貶流放地，橫溢著蘇東坡燃燒不盡的文學才華。蘇東坡官宦之途共遭多次被貶，他不是在被貶之路躬耕勞作，就是在被貶路上苦苦前行，可謂是被貶之路貫穿其一生。按順序應該是“黃州惠州儋州”，而我依序竟然倒著來，儋州（海南）惠州，兩處均如蜻蜓點水般粗粗掠過，此行才是黃州。另一條線是蘇東坡在職任官之地，汝州（今許昌）、密州（今諸城）、穎州、揚州、湖州與杭州等地，留下了蘇東坡造福一方治理工程的偉大政績。有這說法“天下西湖何其多？”經蘇東坡改造工程治理的西湖就有多個，足以說明蘇東坡在治水方面具有獨特的才幹。這些地方餘也曾都到過，而最富詩情畫意的要數杭州了，到過次數也最多，那十里風光望不盡的蘇堤與西湖同框，堪稱人間天堂。而今遊訪蘇東坡被貶的黃州，是蘇東坡壯年人生旅途中最重要、文化藝術成就最出彩之地。

2024年初夏有機會回國，早就盤算著要完成這次黃州之旅，為尋跡蘇東坡劃上一個粗線條的句號。

從澳洲跨越千山萬水來到湖北黃岡，千年之前這裡還是長江邊的一片荒蕪灘塗，少有人跡，孤鴻落雁，江水拍岸。當年的蘇東坡從大宋盛世、百邦來朝的汴京（開封）遭“烏台詩案”陷害來此，心灰意冷，悵然若失……

從申城到黃岡的高速僅需三四個小時，夜宿黃岡市區酒店，居高臨下，眺遠處江天一色，濤聲風聲入耳。翌日清晨酒店早餐後，出門打的直驅東坡公園。不辱半個時辰，下車後就沿路往前走，右邊高坡車道正沐浴在初升的霞輝中，偶見晨練的人們在這光影中舞動，像極了一幀幀動漫式的卡通片。約行百米就到一空曠廣場，一幢上書“東坡赤壁”字樣的古建築園門緊閉，三二個男士在門前站立閒聊，待我走近時才知還未到開門時間。其中一位是園內工作男士見我不像是本地遊客，告知我還有十幾分鐘就開門了。見我不忍離去，須臾又特殊開了半邊門，說能先讓我進去，出來時再補票。此正合我意，道謝後，園大的一個公園，竟我一人先入園遊蕩起來，真是幸哉！

入園走過花木扶疏綠蔭廊，就能見到白色大理石的蘇東坡氣宇軒昂的全身雕塑佇立在小廣場上，東坡向右前方微仰著頭遠望，背景是千仞赤壁。我駐足於塑像前肅立，致敬這位中國文化史上的傑出人物。

隨後沿著雕像後方的赤壁磯石階向上而去。經過名賢勝跡圓洞門見牆上石碑還有一篇蘇東坡的介紹。蘇軾的確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天文地理、禮樂書畫等無有不精，且體恤民情，為民造福。

赤壁不算大，但亭臺樓閣，曲徑通幽，草木花卉，景致錯落有致，移步換景，目不暇接。東坡赤壁的建築物始建於東晉，歷經4次戰火焚毀，屋毀屋建，現存的古建築大多系清同治七年(1868)重修，隨地勢高低佈局，平面呈不規則四邊形，東高西低。在赤壁上我依次觀賞進入棲霞樓、問鶴亭、涵暉樓、挹爽樓（含碑閣）、留仙閣、二賦堂、紅砂石塔、醉江亭、坡仙亭、睡仙亭、放龜亭。在崖石邊沿小小的放龜亭裡我還靜靜地坐在石凳上，觸摸厚敦的小石台。由於近千年的長江改道，如今的放龜亭已離江邊約近兩公里，但依然能感受到東坡先生曾在此放龜的情景；當龜放生流向長江的剎那間，東坡面露微笑，仰天長歎……

赤壁這些古建築以院落、景門相連，巧妙地鑲嵌在紅色的峭壁石磯之上，建築纖巧空靈，轉折變化於咫尺之間，與地形渾然一體，形成一步一景，引人入勝，氣韻生動。在千仞赤壁的最高處棲霞樓前，我眺望遠處江水一色的長江，仿佛此時腳下江水翻滾，大浪濤天，嘗試著能否睹此景有東坡的才情噴湧而出？一時語塞斷片。相信或許已有百人千人也曾站這裡，僅有嘖嘖讚歎東坡才情幽思，與天才無可比擬。入樓進門就能見到大幅偉人墨蹟，蘇東坡的《念奴嬌·赤壁懷古》：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傳誦千年。（未完）

張帆

吳正隨筆《靈魂的安放處》讀後

轉瞬之間，吳正單刀蹈海南渡，抵悉尼赴會已經六年過去。

猛然，繼當年後，又一疊裝幀考究的書擺在我的案頭。

甫翻書，幾道金光襲來，再次亮瞎了我的眼！

屈指一算，這位仁兄今年年庚業已七十有六，居然又出了《文集》！初步估計，僅止六年之期，他的創作已超四百萬字之多。加上他過往出版發行的著述，倘迭成一迭，再量以尺寸比照，豈止“等身”？

有如此成就，在現今的華文文壇中能出其右者，或許會有，但肯定得花費一些時間才能找到！

筆者不敢自稱博覽群書，卻自認為還算讀過些許中外文學名著的。

面對巍巍書堆、泱泱文字篇章精彩之處目難暇接，以致於為如何點評、暢述心得，頗犯了一點躊躇，只好先就手邊這本《胎記》，當做整桌佳餚的前菜，先行詳細“品嚐”一番。

正捧書欣賞書本的精美外觀時，卻在書皮封底處，見到了“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之句。細看落款，原來此句典出達摩偈語；寓意深刻，瞬間動我心魄，激我筆端。

忙不迭就從封底裡這本《胎記》的末篇《靈魂的安放處》開始溯前閱讀，順便寫些感悟。

稱“書評”是萬萬不敢的，拜讀後寫恭恭敬敬地寫一篇“心得”卻可以。唯望吳正不棄，方家勿哂。

《靈魂的安放處》開篇，吳正就開宗明義地表現了他的自由思想和意志。他直截了當地把他的靈魂比作三窟狡兔，他的三窟十分奢侈：他說道：“無論是寫美好的，還是寫痛苦的，那都是些已成為過去的事，雖動人也可能動情，不如避開……”，並選綴了一句偈語：“過去心不可得”，讓人遐想無窮……

無論如何，這是他人生

美妙邂逅和辛勞的報酬，也是礙難抱怨的。試問，究竟有多少人能獲得如此完美的生命成果？

“宗教”是“悟”，“故鄉”是“情”，“文學”是“興”。在悟和情的懷抱裡生出“興”來；興之所至，牽動思路，於是奮筆作書，洋洋萬言唾手而得！

魯迅說：“自己的孩子自己喜歡！”他的幸運在於他的孩子別人也很喜歡。這是何等美妙的事。他在欣喜地回眸自己生下的孩子——書籍時，又運出不世之功，周而復始，再次把一篇篇美文、一本本書冊誕出，在聞到新鮮的書本氣息時，何啻身臨極樂世界？你就樂去吧！何況每一次都會帶來“眾樂樂”的場面，更是不亦樂之乎了！

吳正的標新立異的創作思想，感動了無數對生命、生活的覺醒者，他在不經意中，帶著我們一起玩了。他的“興”無疑成為對讀者的有效貢獻。

拜閱過吳正的許多文章竟發現一個秘密：從數年前至《東上海的前世今生》以至於《靈魂的安放處》等對故土回憶的散文記述，在他大段的回憶過程中，我們所見到的盡是燈紅酒綠、五光十色、美侖美奐的大上海。也一如周而復等大多數海派作家對這個東方魔都的眷戀。他對故土的情懷的展露比比皆是，他對家鄉的熾熱感情的亦躍然紙上。但對故人的介紹卻鮮少著墨。似乎在儘量迴避或省略，不願將筆頭聚焦於此。此間似有蹊蹺，是刻意忘卻或者有其他緣由？

但肯定有他的理由，我無法也不能去深入瞭解。他說過：“無論是寫美好的，還是寫痛苦的，那都是些已成為過去的事，雖動人也可能動情，不如避開……”，並選綴了一句偈語：“過去心不可得”，讓人遐想無窮……

他說道：“無論是寫美

好的，還是寫痛苦的，那都是些已成為過去的事，雖動人也可能動情，不如避開……”，並選綴了一句偈語：“過去心不可得”，讓人遐想無窮……

歡樂或神秘的苦難，留下一點懸念也是能激發讀者的好奇心和構建讀者的心理假設追尋，也能使文章更加富有生命力。

本文中，吳正立於多維空間的角度和視野著力詮釋生命和人生哲理，為讀者提供許多管道去認識它們。

謹就吳正的信仰楔入，將他的許多體會和感悟一一用原文的關鍵段落展示出來，讓我們去感受和比照：“覺悟”一詞，並不是哪個政治團體的專利詞彙。它本起源於宗教，鑒於這個詞句的語種生成，中文將它對佛教、道教理念的感動和同理心的發生稱為“覺悟”。

吳正在他的許多著作中，都會用大段文字對宗教教義的認知做系統闡述。他從基督徒到佛教信徒的華麗轉身後成為了堅定批判“唯物主義無神論者”的“宗教”信徒。他所定義的“宗教”應該是廣義的，他說：“人類的宗教，包括准宗教的儒教在內都是一體的，它們都是你自性成道的示觀”，他認為人類必須具備“敬畏心”只有這樣，人類之間才能保持和諧相處，才能維護相互平等，關不致於弱肉強食、逞強爭鬥。他對唯物主義的無神論觀嗤之以鼻、十分厭惡！他毫不猶豫地指出：“唯自稱為無所畏懼的徹底唯物主義無神論者才是世間真正的可憐憫者！”

我對這個他對無神論者的定義和評論結論十分贊同。遍觀世界上不勝枚舉由完全不具備敬畏的“唯物主義無神論者”發端的暴行帶來的後果是多麼可怕。凡此種種事例一直鐫刻在世界歷史的記憶中，以致于根本無須在此文中贅述。

吳正宗教信仰的成形，可以追溯至他的童年時代。他在篤信基督教的母親引領下開始成為基督徒，並延續四十年之久！

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開始的那場浩劫開始時，他上

海的家庭也和中國無數個不幸的家庭一樣，遭遇了無妄之災被抄了家，人格備受羞辱。萬般無奈之下，他母親和他跪地祈求上帝看顧保守，結果非常應驗。上帝的眷顧也使他的家庭得以度過漫長而艱難的歲月。

但這個時期正值他思想最活躍的年齡階段，於是，抑鬱病找上門了，而且來勢兇猛，他幾乎無力與之對抗。恰此之時，他偶然尋見一本佛教典籍《金剛經》。

在對這部佛教思想的名篇的字裡行間的不斷研習中，他從另一個側面開始迷戀這個教派的思想體系。

但他是睿智的，他在逐步接受並加深對佛學思想的同時，並沒有排斥其他宗教的理論體系。

在詳細闡述佛教思想的同時，他也多方引用了道家學說和儒家思想的觀點。《靈魂的安放處》文中，既有佛教的智慧真章，也有基督教的教義節選和演繹：（如馬太福音6章9—13語：“願他免了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別人的債”、“願他的意志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不叫我們遇見試探，讓我們脫離兇惡”），和對儒家文化的價值總結概括。他說：“這是宗教嗎？是宗教。是文學嗎？也是文學。”他將心理空間和生活空間進行了界定，把多種“善意宗教”思想揉合一起，相互依存相互印證相互揉合而毫無違和之感。遂成為一篇令人感動的宏篇佳作。

無疑，我的這篇拙文很難盡敘豐富的心得和感悟，確實是心有餘而力不逮。就此擱筆了！

值此吳正先生的《選集》成功出版發行之時，謹以此文衷心祝賀他人生中的又一巨大收穫。祝他的身體常健，文思長存，佳作永續！

（2025年初秋寫於悉尼，為“吳正作品研討會”稿件。）

趙九歌